太子慕魄經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佛教典籍

太子慕魄經　後漢
譯者：安世高

佛說太子慕魄經

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洹阿難邠坻阿藍。

時，佛語諸比丘：「我身宿命為波羅[木*奈]國王作太子，名曰慕魄；始生有異，顏貌端正，絕無雙比。自識宿命，無數劫事，所更善惡，罪福受報，壽夭好醜；沒此生彼，所從來生，皆悉知見。年十三歲，閉口不言。

「王唯有此一子耳，舉國人民皆重愛之，當繼後嗣襲續王位；然以追識宿命，億載存亡禍福，故質不語至十三歲，捐棄形骸，志存虛無，漂漂不說，飢寒恬淡，質朴意如枯木——雖有耳目，不存視聽；智慮雖遠，如無心志；不畏污辱，亦無憎愛；若盲若聾，不說西東；狀如矇瞶，不與人同。

「父王憂慮，甚用患苦，深恥隣國，恐見陵嗤。因呼國中諸婆羅門問之：『此子何故不能言語乎？』婆羅門相視言：『此子惡人也，雖面目端正殊好，內懷不親；觀相默默，欲害父母，危國滅宗，將至不久，不可畜養。既不能語，當何益王耶！今王了不復生子

者，皆是惡子所防固也，是使大王不復生子耳。王宜棄捐，當生埋之。爾乃王身可全，保國安宗，然後更得生貴子耳；不者甚危！』

「王信狂愚，謂為審然。即用愁憂，坐起不寧，伎樂不御，服美不甘。則與長者、大臣共議之云：『如之何？或有臣言，遠棄深山無人之處；或有臣言，投沈深水。』有一臣言：『當如師語，但作深坑，傍入如室，給與資糧、侍以五僕，生置其中。從命所如，空刓絕之為。』

「王即隨此臣所言，即晨遣僕，故出埋之。太子心內悲感，傷其愚惑，矜愍無量。其母憐哀，心為傷絕，言：『我無相生子，薄命乃值此殃，痛斷我腸。』哽噎涕泣，悲懷啷咿，感戀靡逮。事不得已，俛仰放捨，遣人載出，當埋棄之。悉取太子所有衣被、瓔珞、珠寶，皆用送之。

「復使於外，盡脫取其衣被、珠寶，持著一面，因共作坑。作坑未竟，慕魄獨於車上，深自思惟，心與口語：『今王以下及人民，皆共謂我為審聾癡瘂不能語也；吾所以不語者，正欲捨世緣，安身避惱，濟神離苦耳，今反當為誑詐所危。』既沒身命，陷墮彼人，便默自取衣被、珠寶持去。作坑人輩，不覺慕魄取物去。

「時，慕魄則到水邊，淨自洗浴，以香塗身，悉取衣被、瓔珞著之，到坑問曰：『作坑何施？』其僕對曰：『國王有子，名曰慕魄，瘖瘂聾癡，年十三歲，不能言語。王問婆羅門，婆羅門師白言：「當生埋之，爾乃安吉全國榮宗，利後子孫，以用是故。」我等作坑，欲埋慕魄。』慕魄即曰：『我則是太子慕魄也。』人即驚悚，衣毛為豎，馳走往趣，視其車上，不見慕魄；還至坑所，諦熟觀察，聽聞言語，絕有異聲，光景如月，世所希聞；動其左右，行者為止，坐者為起，飛鳥走獸，皆來會聚，伏太子前，聽太子語。

「慕魄又曰：『觀我手足，察我形容，云何群迷誑詐所惑，以謬為諦，生相捐棄？』發意所陳，言成文章，左右惶敬，已咸惶露，上合下同，靡不順從。其儀大惶，征營悚慄，兩兩相視，面目竝青，咸曰：『太子甚神，乃如是也。』皆前作禮，叩頭求哀：『願赦我罪，共還入宮，到父王所。』慕魄曰：『今已見棄，不宜復還也。汝徑自往，白王令知。』僕即犇馳，白王如是。其母哀傷，使人問狀，僕曰：『太子甚神，開口一言，真驚恐人，聞者皆擾，行者滿道。』王則愕然，且喜且悲，深怪所以。

「王與夫人，便共駿駕，往迎太子；國民大小，莫不馳動，觀瞻滿道。咸曰：『太子類

如欲見神形。』王未到頃，慕魄心即自念：『當學道耳，適發此意。』天帝釋即為化作園觀浴池，眾果樹木，快樂無比。慕魄即便脫去著身好衣、珠寶，轉作道人，被服儼然。

「王前欲到，逢見慕魄在樹下坐。慕魄見王來到，即起迎逆，王為作禮。慕魄則曰：『大王就坐。』王聞慕魄語言音聲，威神光景，震動天地，絕無雙比，即大歡喜，便曉慕魄：『共還入國，居位理政，吾請避退。』

「慕魄曰：『不可，不可！我以畏厭地獄勤苦，愁毒萬端。吾昔曾更作此國王，名曰須念，以正法治國，奉行諸善，二十五年鞭杖不行，刀兵不設，牢獄無繫者。惠施仁愛，恩流德布，救濟窮乏，無所貪惜。雖有此行，猶犯微闕，終墮地獄，六萬餘歲；蒸煮剝裂，痛酷難忍，求死不得，欲生不得。當爾之時，父母在處，雖有資財，億載無數，富而且貴，快樂無極。寧能知我在彼，地獄拷治劇乎？豈復能來分取我身苦痛？不也。

「『我所以墮罪者何？往昔作此大國王時，小國王附庸諸域，皆悉統屬。王性慈仁，其德至淳，法令不嚴，諸小國王皆輕慢易，咸共謀議：「今此大王謹善軟弱，威禁不攝，德不堪任統御大國；當共攻伐，廢退之耳。」即舉兵眾來攻大國。時王須念，逆以珍奇財寶，皆賜遺之，復以重官厚祿撫順慰喻，誘而安之。即皆止息，各還本國。如是未久，復來攻伐，數數非一。大國群僚，咸共瞋恚，上白大王：「諸小臣國，愚戇無義，不慮罪譬，數為慢突。造成悖逆，觸犯尊上，令民馳擾，警備不息。當應誅討，以除寇害。」王曰：「為民父母，當務仁化，恕己育物，危命濟眾；彼猶嬰孩，愍其無識，以漸誘導，不忍加害也。」王懷弘慈，普哀物命，永無誅伐之心。群臣不忍數為屬城小國所見陵易，忿不顧難，竊私舉兵，討伐諸國，即大殘殺人民。

「『大王聞之，甚用悲痛，為之雨淚，皆為諸國死亡人民持服，猶喪其子，矜愍無極。諸小國王見大國王，慈心矜念人民乃爾，即皆降伏來歸附之。其來歸附者，大王則為施設厨饍，大官設饍，皆須烹殺牛羊六畜，以具眾味。烹宰之時，輒當先白。王心雖慈，事不獲已，頷頭可之。緣是得罪，勤苦如是。每一念之，心甚懷寒，衣毛為豎，身體則為虛冷汗出。我所以不語者，追憶過世所更吉凶、安危、成敗，恐復與會，故結舌不語至十三歲，冀以靜默，免瑕脫穢，出度塵勞，永辭於俗，不與厄會。適復念欲閉口不語，而當為王所見生埋，恐王後時，復得是殃，一入地獄無有出期。我意不欲令王得罪，故復語耳。徒欲為道，守意無為，不樂為王也。人居世間，恍惚若夢，室家歡娛，須臾間耳。計命無幾，憂畏延長，樂少苦多，眾惱萬端。是以智者，以國、財寶、恩愛為累，眾欲為塵。使我為王，當復憍恣貪求快意，令民憂煩，為天下之大患也。故欲除憂，棄

離塵累，反流索源，拯濟未度。生世如寄，無一可怙，年衰歲移，老命促疾，不可逡蠕，去道日遠。不貪富貴，不重珍寶，棄捐世榮，思想大道，高翔遠逝，自濟於世。』

「父王曰：『當那可爾，汝為智者，當原不及，不可便爾，故棄我去。』王心悲喜，深悔所為。

「太子復曰：『何聞父子，生而相棄？恩愛已乖，骨肉已離，為行己愆，不可聽觀。屈苦相迎，徒益勞煩。』父聞子語，見其志固，罔然失厝，慚愧忸怩，無辭可對。

「王曰：『如汝前世作國王時，奉行諸善，纔有小失，非所憶知，而尚受罪，勤苦乃爾。今我治國不奉正法，既無微善，反是逐非，憍貴自恣，純行危殆，罪當何貲耶？』便放太子聽行學道。太子於是棄國捐王，不慕人物，一心專精，念道修德，功勳累積，遂至成佛。佛已得道，復度十方諸天人民，不可稱計，無央數劫，不以為勞，菩薩所更勤苦如是。」

佛言：「爾時，太子者，我身是也；父王者，今現我父閱頭檀是；母者，摩耶是；爾時相師婆羅門者，調達是；時僕者，阿若拘隣五人是也。諸欲為道者，皆當承順佛教，無犯經戒；為道雖苦，勝在三惡道、八難處也。違戒犯禁，後墮惡道，得脫為人，當生貧苦，或作奴婢，願不自由；奉戒行善，三尊可得。」

佛說如是，諸比丘眾、諸天人民，莫不歡喜，為佛作禮。

佛說太子慕魄經